



华夏文明之源

河陇人物



GUDAI LONGYOU CHUANQI ZUOJIA

古代陇右传奇作家

王晶波 /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华夏文明之源

| 河 | 陇 | 人 | 物 |



GUDAI LONGYOU CHUANQI ZUOJIA

古代陇右传奇作家

王晶波 /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陇右传奇作家 / 王晶波著.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423-3917-1

I. ①古… II. ①王…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中国—古代②志怪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825. 6②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0844 号

古代陇右传奇作家

王晶波 著

出版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李慧娟
封面设计 马吉庆

出版 甘肃教育出版社
社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730030
网址 www.gseph.cn E-mail gseph@dazhe.cn
电话 0931-8773136 (编辑部) 0931-8773056 (发行部)
传真 0931-8773255
淘宝官方旗舰店 <http://shop111038270.taobao.com>

发行 甘肃教育出版社 印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25 插页 2 字数 220 千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书号 ISBN 978-7-5423-3917-1 定价 52.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0931-8773262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华夏文明之源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

编委会

主任：连辑

副主任：张建昌 吉西平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永强 王正茂 王光辉

刘铁巍 张先堂 张克非

张兵 李树军 杨秀清

赵鹏 彭长城 雷恩海

策划：马永强 王正茂

总 序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甘肃作为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参与谱写了华夏文明辉煌灿烂的篇章，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甘肃长廊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的锋面和前沿地带，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历史舞台，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因此，甘肃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华夏的“民族走廊”（费孝通）和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

自古就有“羲里”、“娲乡”之称的甘肃，是相

传中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拥有 6 项中国考古之最：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标本、中国最早的彩陶、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中国最早的绘画，被称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兴盛于距今 4000~5000 年的马家窑彩陶文化，以其出土数量最多、造型最为独特、色彩绚丽、纹饰精美，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达到了世界彩陶艺术的巅峰。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出土的青铜刀，被誉为“中华第一刀”，将我国使用青铜器的时间提早到距今 5000 年。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甘肃成为中国最早从事冶金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不仅如此，大地湾文化遗址和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考古还证明了甘肃是中国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是中亚、西亚农业文明的交流和扩散区。“西北多民族共同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甘肃的史前时期”，甘肃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是“氐族、西戎等西部族群的文化遗存，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融互动，形成了多族群文化汇聚融合的格局，为华夏文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田澍、雍际春）。周、秦王朝的先祖在甘肃创业兴邦，最终得以问鼎中原。周先祖以农耕发迹于庆阳，创制了以农耕文化和礼乐文化为特征的周文化；秦人崛起于陇南山地，将中原农耕文化与西戎、北狄等族群文化交融，形成了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早期秦文化。对此，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前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后者“铸就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两者都对华夏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横贯甘肃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原联系西域和欧、亚、非的重要通道，在很长一个时期承担着华夏文明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历史使命。东晋十六国时期，地处甘肃中西部的河西走

廊地区曾先后有五个独立的地方政权交相更替，凉州（今武威）成为汉文化的三个中心之一，“这一时期形成的五凉文化不仅对甘肃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且对南北朝文化的兴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张兵），并成为隋唐制度文化的源头之一。甘肃的历史地位还充分体现在它对华夏文明存续的历史贡献上，历史学家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慨叹道：“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原魏晋以降的文化转移保存于江东和河西（此处的河西指河西走廊，重点在河西，覆盖甘肃全省——引者注），后来的河西文化为北魏、北齐所接纳、吸收，遂成为隋唐文化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华夏文明曾出现断裂的危机之时，河西文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实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链条。隋唐时期，武威、张掖、敦煌成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中西方文明交汇达到顶峰。自宋代以降，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全国经济重心遂向东、向南转移，西北丝绸之路逐渐走过了它的繁盛期。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这是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生动写照，也是对甘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诠释。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的历史文化累积深厚，和政古动物化石群和永靖恐龙足印群堪称世界瑰宝，还有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世界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被誉为“东方雕塑馆”的天水麦积山石窟、

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道教名山”崆峒山以及西藏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历史见证的武威白塔寺、中国旅游标志——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中国邮政标志——嘉峪关出土的“驿使”等等。这里的民族民俗文化绚烂多彩，红色文化星罗棋布，是国家12个重点红色旅游省区之一。现代文化闪耀夺目，《读者》杂志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成为中华民族舞剧的“双子星座”。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甘肃境内蜿蜒900多公里，孕育了以农耕和民俗文化为核心的黄河文化。甘肃的历史遗产、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观光文化等四类文化资源丰度排名全国第五位，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总之，在甘肃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始祖文化、黄河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等，以其文化上的混融性、多元性、包容性、渗透性，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融汇着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元素的丰富内涵，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传承和精神财富。

甘肃历史的辉煌和文化积淀之深厚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甘肃仍然是一个地处内陆的西部欠发达省份。如何肩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担当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如何充分利用国家批复的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这一文化发展战略平台，推动甘肃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成为甘肃面临的新的挑战 and 机遇。目前，甘肃已经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与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统筹布局，作为探索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地区的发展新路。如何通过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以激活，成为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活的文化”，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指出，华夏文明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实际上是我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

建设能够缓冲迅猛的社会转型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使传统文化在保护区内完成传承、发展和对现代化的适应，最终让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活的文化”。因此，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原则应该是文化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是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要激发各族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创造热情，抓住激活文化精神内涵这个关键，真正把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体现在整个华夏文明的挖掘、整理、传承、展示和发展的全过程，实现文化、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等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华夏文化是由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一体多元”的文化，形式是多样的，文化发展的谱系是多样的，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因此，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华夏文化与现代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华夏文化现代化的自身逻辑，让各族文化在符合自身逻辑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的问题，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中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文化传承保护的生态化，避免文化发展的“异化”和过度开发。坚决反对文化保护上的两种极端倾向：为了保护而保护的“文化保护主义”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文化价值实现的“文化经济主义”。在文化的传承创新中要清醒地认识到，华夏传统文化具有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价值，建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不是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洪流中开辟一个“文化孤岛”，而是通过传承创新的方式争取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使华夏文化能够在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按照自身的文化发展逻辑实现现代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总摄、整合和发展华夏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观念，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到激活，尤其是文化精神内涵得到激活。这是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理性、科学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发展观，这是历史意识、未来眼光和对现实方位准确把握的充分彰显。我们相信，立足传承文明、创新发展的新起点，

随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推进，甘肃一定会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再次肩负起中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与传播谱写新的壮美篇章。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策划出版了这套《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丛书”以全新的文化视角和全球化的文化视野，深入把握甘肃与华夏文明史密切相关的历史脉络，充分挖掘甘肃历史进程中与华夏文明史有密切关联的亮点、节点，以此探寻文化发展的脉络、民族交融的驳杂色彩、宗教文化流布的轨迹、历史演进的关联，多视角呈现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文化独特性和杂糅性，生动展示绚丽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和异彩纷呈的文化图景，形象地书写甘肃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将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神奇的甘肃呈现给世人。

按照甘肃历史文化的特质和演进规律以及与华夏文明史之间的关联，“丛书”规划了“陇文化的历史面孔、民族与宗教、河西故事、敦煌文化、丝绸之路、石窟艺术、考古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河陇人物、陇右风情、自然物语、红色文化、现代文明”等13个板块，以展示和传播甘肃丰富多彩、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丛书”将以陇右创世神话与古史传说开篇，让读者追寻先周文化和秦早期文明的遗迹，纵览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云游神秘的河陇西夏文化，在历史的记忆中描绘华夏文明之源的全景。随“凿空”西域第一人张骞，开启“丝绸之路”文明，踏入梦想的边疆，流连于丝路上的佛光塔影、古道西风，感受奔驰的马蹄声，与行进在丝绸古道上的商旅、使团、贬谪的官员、移民擦肩而过。走进“敦煌文化”的历史画卷，随着飞天花雨下的佛陀微笑在沙漠绿洲起舞，在佛光照耀下的三危山，一起进行千佛洞的千年营建，一同解开藏经洞封闭的千年之谜。打捞“河西故事”的碎片，明月边关

的诗歌情怀让人沉醉，遥望远去的塞上烽烟，点染公主和亲中那历史深处的一抹胭脂红，更觉岁月沧桑。在“考古发现”系列里，竹简的惊世表情、黑水国遗址、长城烽燧和地下画廊，历史的密码让心灵震撼；寻迹石上，在碑刻摩崖、彩陶艺术、青铜艺术面前流连忘返。走进莫高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北石窟寺、南石窟寺，沿着中国的“石窟艺术”长廊，发现和感知石窟艺术的独特魅力。从天境——祁连山走入“自然物语”系列，感受大地的呼吸——沙的世界、丹霞地貌、七一冰川，阅读湿地生态笔记，倾听水的故事。要品味“陇右风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奇，必须一路乘坐羊皮筏子，观看黄河水车与河道桥梁，品尝牛肉面的兰州味道，然后再去神秘的西部古城探幽，欣赏古朴的陇右民居和绮丽的服饰艺术；另一路则要去仔细聆听来自民间的秘密，探寻多彩风情的民俗、流光溢彩的民间美术、妙手巧工的传统技艺、箫管曲长的传统音乐、霓裳羽衣的传统舞蹈。最后的乐章属于现代，在“红色文化”里，回望南梁政权、哈达铺与榜罗镇、三军会师、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再一次感受解放区妇女封芝琴（刘巧儿原型）争取婚姻自由的传奇；“现代文明”系列记录了共和国长子——中国石化工业的成长记忆、中国人的航天梦、中国重离子之光、镍都传奇以及从书院学堂到现代教育，还有中国舞剧的“双子星座”。总之，“丛书”沿着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探究华夏文明演变的轨迹，力图实现细节透视和历史全貌展示的完美结合。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积累多年的文化和出版资源为基础，集省内外文化精英之力量，立足学术背景，采用叙述体的写作风格和讲故事的书写方式，力求使“丛书”做到历史真实、叙述生动、图文并茂，融学术性、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体，真正成为一套书写“华夏文明之源”暨甘肃历史文化的精品人文读本。同时，为保证图书

内容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编委会邀请了甘肃省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兰州大学以及敦煌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审稿，以确保图书的学术质量。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2014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 001 绪论:陇右文化与唐五代小说的发展
- 015 李朝威与《柳毅传》
- 043 李公佐与《南柯太守传》等小说
- 089 牛僧孺与《玄怪录》
- 130 李复言与《续玄怪录》
- 165 皇甫枚与《三水小牍》
- 202 王仁裕及其小说

绪论：陇右文化与唐五代小说的发展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史悠久，作品众多，从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到唐代的传奇、宋元的笔记，再到明清的白话小说，各有特点，佳作迭出。其中的唐代传奇，与唐诗、宋词、元曲并称，成为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体裁之一。

在唐五代小说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陇籍作家做出了值得骄傲的贡献。这一时期陇右小说的创作，不仅构成并且推动了志怪传奇的发展繁荣，而且也形成了一种值得研究的地域文化。

概括起来看，陇右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1）流传至今的传奇小说作品中，陇籍作家的创作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唐代的李朝威、李公佐、牛僧孺、李复言，五代的皇甫枚、王仁裕，都是当时最重要的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分别体现着当时小说艺术的最高水平。尽管他们并不全都在陇右地区从事文学活动，但乡土文化中那一种宽容开放、求新尚奇的精神，却无疑对他们选择并坚持小说创作这一新的文学形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陇土风气和陇籍作家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推动着当时的小说创作。像李公佐对白行简的敦促，牛僧孺对一时风气的影响，都是著名的例证。（3）陇土生活不仅为小说艺

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培植土壤，也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00年敦煌文献的发现，为研究古代小说在陇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史料。敦煌小说的存在，填补了小说艺术从志怪传奇到话本转变之间的一段空缺，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料价值，同时也进一步说明唐代前后陇右地区小说的发展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唐五代时期小说在陇右的繁盛，是由小说的文化品性和陇右地区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共同促成的。

中国古典小说的形成发展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经历了多次意义重大的转变。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但《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中的“小说”，还不是一个文体专名。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出现，是在东汉时期。《文选》卷31江淹《拟李都尉从军诗》李善注引有桓谭《新论》中的一段话：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班固《汉书·艺文志》列小说家为九流十家之一：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

这两段话中的小说，所指已然是一类典籍。小说的出现，一开始就和一种贬抑性的文化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从汉代的桓谭、班固，到唐

代的刘知几,明代的胡应麟,清代的纪昀,对小说的这种根本看法一直都没有改变。做出这种判断的人,大都是站在传统的史官文化立场上的,在他们看来,小说之“小”,一是思想不合“大道”;二是得自传闻,信实程度不高;三是片段芜杂,缺乏系统性。它的存在理由,只是偶尔可以补苴正史的不足,辅翼诗礼的教化。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看,小说一直是附着在子史两类中的。明确地把小说当作一种艺术,主要是近代以来的事。

鲁迅在推论《汉书·艺文志》所载十五家小说内容时,曾用“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来加以概括。唐代的刘知几分小说为十类:一、偏记;二、小录;三、逸事;四、琐言;五、郡书;六、家史;七、别传;八、杂记;九、地理书;十、都邑簿。明代胡应麟则分小说为六类: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这些分类中尚不包括话本、演义等市井通俗小说。从这些目录分类可以看出,小说只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所包括的内容,不是通过演绎或归纳,而是通过某种排除得来的。

小说的这种文化属性,决定了它的滋生繁育必然选择主流文化统治比较薄弱的那些地方。这里说的“地方”,可以是一些特定的时期,也可以是一些特定的地域,还可以是一些特定的知识分子群体。反观中国文学史,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的文言小说正是产生在魏晋之际经学衰微,思想异常活跃自由的历史时期,而成熟于唐代三教并行,宽容开放的岁月。白话小说则起自市民社会,在元、明、清一些违逆了正统仕进之途的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总结和发展,放射出异彩的光芒。

在中国文化史上,陇右的地位是颇为独特的。这里土地宽阔,地貌复杂,气候多样,既有适于农耕的河谷、绿洲,又有宜于畜牧的山地、草原。自秦汉以来,先后有月氏、乌孙、匈奴、羌、氏、鲜卑、吐谷

浑、卢水胡、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一起，开发和建设着这片土地。高峻的陇坂将陇右和中原内地分隔开来，形成了具有某种边缘特色的地域文化。由于各民族杂居，使得民族文化交流异常频繁活跃，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又带来了中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陇右正处在这两种文化的交汇地带，这里的文化风气较中原内地开放，文化因素也较为丰富。汉唐以来，中原经济文化的繁荣对周边各国一直产生着强大的吸引力，通过陇右而进行的中西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十分活跃，东西往来的商贾、使节、僧侣、军士和文人络绎不绝，使陇右真正成为一个多元文化融汇的中心，从而形成了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对于陇籍作家冲破正统文学观念束缚，求新创奇，从事小说创作起了重要作用。尽管一些作家并不主要在陇土从事文学活动，但乡土文化中开放尚奇的风气却无疑是他们选择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并积极推动文学创作的主要精神动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从子史的阵营里开始突破而出的时期，陇右人士对小说的兴趣也是初露端倪。

和小说有关系的第一个陇籍作家，当推皇甫谧。严格地说，皇甫谧不是一个小说家，他的著述大都有着明确的史学目的，但是，《高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书所载的一些人物故事，形象鲜明，对话生动活泼，有着明显的想象虚构色彩。与后世小说相比，已无多大区别。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本来就是脱胎于史记杂传，不过想象虚构的成分逐渐超越了其纪实功能而已。皇甫谧的作品正好体现出小说萌芽初始时的一种情状，对我们认识小说的发展历史有益。

晋代真正可以称为小说家的陇右文人是王嘉。他所撰写的《拾遗记》共十卷，前九卷记自庖牺到王嘉所在之时的奇文逸事，后一卷记昆仑、方丈等九仙山的神话传说，“文笔颇靡丽，而事皆诞漫无实”（鲁